



乡情

老房子要拆了,与老房子有关的记忆有两段,一个是红瓦的平房,一个是石头的两层房。红瓦的平房是祖父留下的,那两间红瓦房短暂地陪伴了我的童年,这段时光弥足珍贵,她足以安慰童年经历生活变故的我。

平房的屋顶层层叠叠,如鱼鳞般整齐排列的红瓦片、屋内越洗越亮堂的红地砖是最具闽南特色的建筑。晴朗的日子里,细碎的阳光从屋顶的玻璃窗落入屋内,阳光下飞絮飞舞,幼年的我追着这些飞絮,来回奔跑,努力想抓住它们,可是用力一抓,它们却跑得无影无踪,我追赶它们跑得越快。童年的我不禁感到气恼,母亲却笑了,拿出手帕帮我擦去额头的汗珠。

下雨天,我喜欢站在屋檐下看着雨水连成一线从屋顶滑落,我伸手接住雨滴,但雨水很快从指尖溜走,掉落地面,又溅起无数的水珠,我乐此不疲地伸出左手再伸出右手。“别玩水了,过来吃糖片了。”叫不动爱玩水的我,母亲使出了“杀手锏”。糖片是一种喉糖,淡黄色的药片装在医院装零散药片的纸

老房子的年年岁岁

□黄颖

袋里。其实我并没有经常生病,但这种喉糖很甜,是母亲用来哄不听我的话时的“良药”。嘴里含着糖片,我心满意足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儿时极喜欢下雨天,不仅为了玩水,更重要的是下雨天母亲就不用外出劳作。母亲在家的日子对我来说就是好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母亲一定会变着法做小点吃。她并不擅长厨艺,唯一擅长的也许就是做各种炸物了。当年物质条件并不丰富,但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做小点心哄我,把地瓜蒸熟捣成泥,和入地瓜粉揉成一粒粒小圆球下油锅炸得外酥里嫩;也会把芋头擦成丝,和上面粉炸,再撒点白糖;或者把豆腐切成小块炸得金黄,再撒点细盐巴……

年轻时的母亲是美丽而有些腼腆的,极少与周围邻居攀谈,见面了也是淡淡一笑。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抱着我站在当年县里最大的百货大楼门口看

人来人往。当年的母亲在想什么?我无从知道,或者她曾经对年幼的我说过什么。年轻的母亲是孤独的,成年后的我才慢慢体会到这点。后来的后来无数次的梦里,我一次次地问母亲:你要去哪里?母亲边穿鞋边说:出去走走。“出去走走”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那时的我五岁。

两年后,父亲决定盖房子,要建两层楼房,一楼用作父亲打铁的场所,二楼用作起居室。父亲是个打铁匠,老话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16岁失孤的父亲,注定一生辛苦。每天早上泡上一缸子茶,父亲就坐在一楼屋檐下开始一天的敲铁时光,打造铁桶、铁盆、水壶、脸盆架……各式铁制工具等。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极重视我们的学习,用抡铁赚的微薄工资为我们订阅书报,甚至还别出心裁,为我们设立“家庭奖学金”。当年的我成绩还算不错,得到了很多老师的疼爱。朴实的父亲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亲手做的铁桶、脸盆等生活用品,送给老

师表达自己的谢意。

后来,父亲开始学电焊改做保险柜、金库门,再后来父亲也收徒了。勤学好吃苦的父亲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招牌,做保险柜不仅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当年的保险柜为了增加重量要往里灌水泥和沙子,父亲和徒弟们一担一担挑回来,自己搅拌和泥倒入保险柜。而“倒水泥”的这一天,父亲会准备豆腐猪血汤和海煎煎,犒劳辛苦一天的徒弟们。豆腐猪血汤到底有什么好吃的,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办法领略它的美妙。这一天我最在意的,则是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挖点沙子和伙伴们玩过家家,或者“霍霍”点水泥浆。

三十多年过去,如今两层的石头房子也要拆了,异地安置。父亲并没有等来石头房子的拆迁,如果有一天他们回来,还会认得路吗?

秋夜听蛩

□李星涛

月上中天,满地清辉。小院内,桂花刚开了几朵,若有若无的香气徘徊在空中,就像是隔着竹林传过来的一丝丝若有若无的泉声。

夜静了,四周的虫声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蟋蟀扯着长腔,丝丝不断;金铃子不枉一个好名字,“铃铃”的声响清脆甜净,有童趣的天趣;油葫芦的鸣叫宛然滚动的铜铃,“啁铃铃铃”响成一串;“噫——噫——噫噫噫噫——”这是蛩蛩的歌声,辨不清来自哪个方向,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细微袅袅,似山泉潺潺细流之声,又像天外洞箫之音,幽幽的,清凉如露,晶亮似星,好像是无数的珍珠撒在碧玉的盘子里。

蛩蛩学名蟋蟀,据说在古代,妇女闻愧时暮,奋而自催女红,所以又称“促织”。宋人张功甫《满庭芳》词有“殷勤劝织,促破晓机心”的句子,民间也有“促织鸣,懒妇惊”的说法。不过,这些都太社会化了,留在儿时记忆里的却是闻蛩蛩而心动。常常循着“噫噫”的叫声,小心翼翼地翻动乱砖,拨弄草丛。想着那些“呼灯灌穴、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犹自追寻”的往事,似乎又恢复了一颗童心,不免一阵兴奋。此刻,小院里的几只蛩蛩,有的和着隔墙的同伴,遥相呼应;有的自弹自吟,旁若无人。好像这世界就是它们的,一任呼朋引伴,意无它顾。我置身其间,屏息静听,唯恐不小心打扰了它们的雅兴。

小院里的虫鸣幽静,田野里的虫鸣嘈杂是嘈杂了些,但听得久了,依然脱不了幽静的底子。不知是喝了绿叶间的晶露,还是饮了如水的月光?田野里虫儿的歌声听起来要比小院里的清纯、明丽。顺着田埂,你听,这儿是“唧唧”,那儿是“唧唧”,还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虫儿,伏在大豆的绿叶下,“吱——吱——”持续地鸣叫着,其声像是一束纤细而柔和的光束,又像是一缕颤动不已的水纹。如水的清凉中,这虫声滤去了尘世的喧嚣,让我的心渐渐变得透明澄澈起来。

鸣虫中,蛩蛩唱起歌来最动听。那声调时高时低,波浪似的上下起伏着,宛若是从古老的织房里传出来,有伊梭呀伊梭呀的机杼声,还伴有辘辘的纱筒的旋转声,难怪人们美其名曰“纺织娘”。

蛩蛩喜欢住在芦苇丛中,它们有的伏在苇叶上,有的伏在

苇秆的细柯上,像召开歌咏比赛会似的,高低错落地演唱,蛩蛩伏在苇叶上鸣叫时,苇秆下面的河水也随着微微地晃动,月光便从晃动的水面上反射到苇叶上。于是,芦苇荡里,光点斑驳,迷迷离离,形成了诗一样美丽的氛围。这让我也优哉游哉得惬意起来,恨不得马上也变成只蛩蛩,飞进芦苇荡中放歌唱起来。

蛩蛩们性黠而灵敏,你还未拨开苇丛靠近,它已闻声倏忽下坠,边叫边遁入苇叶深处,靠着一身绿色,藏得不见踪迹。此时不必着急,蛩蛩惊魂稍定片刻,又会悄悄爬上苇叶,安然振翅不已。当其脊背处振动裂开时,发出声音便粗犷有力;当其脊背处反复下来,只双翅振动时,那声音便沿着波峰优美地滑下来,变成一种沙沙沙的声响……我有些惊奇,这小小的虫儿竟能奏出如此美妙的歌儿。

于是,我静蹲在苇丛边,打开手电筒,仔细观察起来。蛩蛩大都是绿色,小头小腹,前翅淡绿,苇叶似的紧抿在一起,后翅乳白,轻似薄纱。左前翅靠近脊背的地方有块三角形褐色的东西,俗称“铤子”;右前翅的根部有两小片凹下的发音镜,双翅一振动,铤子便摩擦发音镜,美妙的歌声便是这样唱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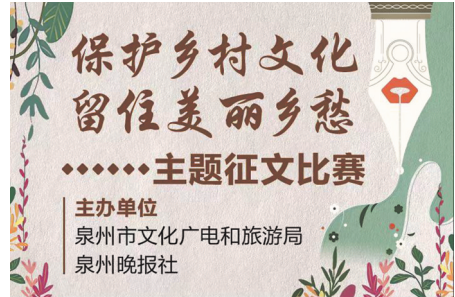
别看蛩蛩白天看起来浑身绿得有些干滞,不够鲜亮。可夜间只要将其置于荧光灯下一看,它马上便得有了灵性,莹润得如块翠玉,可人极了。

生活中,有的人喜欢气势恢宏的交响乐,有的人喜欢优雅抒情的小夜曲,而我却独爱秋夜虫儿的鸣唱。它们的歌声自然纯净,没有指挥与特邀的听众,没有时间的限制,想停就停,想加入就加入。混乱之中又整齐划一,浑然之间又节奏鲜明,不缓不急,缠绵悠远,将秋夜烘托得宁静而美好,也将我的心洗成了一颗晶露,闪烁在乡野碧绿的芦苇荡里。



新溪别样红

□黄仲远



每当想起地处偏远的故乡,那红色的记忆便在心间涌动,我的嘴角总会微微扬起,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我的家乡——新溪别样红。

儿时的我总是津津有味地听父亲说起新溪的故事,当年因大暴雨,山洪暴发,冲刷了整条淤溪,淤溪焕然一新,因溪流变“新”而得名“新溪”。这是一座具有生机活力的古老乡村,打开历史画卷,你会发现那抹红色的记忆永不褪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的标语在老房子的墙壁上留下清晰的痕迹,我轻抚着那奋斗的印记,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精神让我心潮澎湃,正是革命先烈播下燎原的星星之火,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生于这片土地,我深受红色革命的影响,更加热爱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新溪。

红色溪满整座村庄,那红色的古墙熠熠生辉,沿着古墙还可以探寻新溪的历史故事。我们把目光投向严酷的革命



年代,红二支队在新溪村成立了中共永春特区委,统一领导永春苏区革命斗争。作为永春苏区的重要根据地,这里多次遭受敌人的摧残,村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红二支队积极发动村里党员群众予以反击,那古墙上的宣传标语正是战斗时期的精神写照。1934年2月,红二支队攻打路过的安溪东溪民团,歼敌20多人,缴枪21杆,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红色新溪别样红,我的家乡新溪写满了一个个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

不得不提到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寺庙,就是坐落在岱山角落的石竹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共地下党活动场所,曾是红二支队常驻地之一。红军在这里多次召开

会议,部署对敌斗争,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长达四年。现在庙前的永春苏区革命斗争纪念馆是家乡“红色”精神的载体,深深地吸引了五湖四海的目光,陈列馆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生动展现了永春苏区红色革命斗争画面,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英雄儿女展柜,那儿可以看到家乡革命烈士感人的英雄事迹。

“青山处处埋忠骨”,在新溪村口的小山边上,巍然屹立着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柏树围绕,庄严肃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上的八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为国捐躯的二十多名战士在这里长眠,守望乡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每年清明时节,成群结队的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前去

祭扫烈士陵园,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孩子们注视着纪念碑,总有诉说不完的景仰和感恩,唯有默默敬上花圈,悼念烈士,寄托怀念之情,家乡的红色烙印值得铭记,那记忆中的红色是家乡独特的魅力。

红色新溪别样红,家乡红得耀眼,一砖一墙,一山一水我都铭记于心,它们写满了红色的故事,是我心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乡村名片 新溪村

永春县达埔镇较为偏远的行政村,地处安溪、南安、永春三县交界,区域面积9平方公里,人口约3100人,由七个自然角落组成。村中石竹庙是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和红二支队机关驻地,永春苏区革命斗争史馆(石竹庙革命历史陈列馆)是泉州市党史学习教育参观学习点。



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征文活动作品

食事



人生亦如泡藕粉

□刘瑜

我从小就喜欢吃藕粉,不仅中意它独特的口感,还欣喜于它经冲泡而产生的蜕变。不过,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深谙泡藕粉之道。

记得第一次泡藕粉,我是向祖母学的。只见她先用凉水将藕粉拌匀,再倒入热开水,短短几分钟,一碗晶莹剔透的藕粉就像变魔术一样呈现在碗里。我感到十分惊奇,心想,这么容易,下次我一定要自己试试。可当我按照祖母的步骤完成操作,碗中的藕粉并没有发生奇迹般的变化。即使我已经将热水加到快溢出碗口,乳白色的浑浊液仍是乳白色的浑浊液,好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和我赌气,就是不换衣裳。

我跑去问祖母,她笑咪咪地告诉我,是因为凉水放太多了,温度达不到,藕粉就不能发生质变。我正郁闷得不知所措,祖母笑着安慰道:“没关系的,还有办法补救!”她将这碗藕粉液倒入锅中,端上灶台,边加热边搅拌。果然,不一会儿,随着锅里咕嘟咕嘟冒泡,藕粉变得透明起来。我兴奋得拍手叫好。

然而,后来泡藕粉,我又遇到了新问题。有一次,我加的热开水不是刚烧开的,温度不够高,仍旧没泡成功;另有一次,我加的凉开水太少,藕粉液过于浓稠,再加热水时,搅拌速度跟不上,泡出来的藕粉分散着若干尚未质变的小粉团,结块夹生;还有一次,我加完凉开水后没及时添热水冲泡,多数藕粉已经沉淀在碗底,待我再去加热水,一层薄薄的胶质将底部厚重的藕粉团团裹住,任我再怎么搅拌,也没法分散开来。

从此,我明白了冲泡藕粉这件事,看上去轻而易举,实则远比想象中难,需好好把控温度、水份比例、搅拌速度等因素,不能掉以轻心。只有经凉水均匀分散,再历经沸水冲泡,外加及时有效搅拌,才能成就一碗色香味俱佳的藕粉。

长大后,我学了化学,终于懂得其中的奥秘。藕粉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而藕粉变成胶状物的过程叫“淀粉糊化”。淀粉需有一定含水量且在一定温度下才能产生糊化现象,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无序变化过程。

我想,人生亦如泡藕粉,每一步都在促成一场不可逆的无序变化。要想实现人生的质变,必须经历许多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过程。其中如若出现过失,有时尚可补救,但有时却没那么幸运。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总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摸索出规律和经验,泡好人生这碗藕粉。



人生不是坐等暴风雨过去,而是学会在风雨中起舞;就像骑单车,想要保持平衡,就必须往前走。



林文灿拍摄于泉州西湖公园

湖光曲

□郭培明

早就料到
来到南方
山水就朗润起来
花儿就四季不败
早就料到
盈盈一水间
盛满的是无私的爱
湖里的鱼儿也知道
把你放在心上
生命便敢于肆意绽放



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专栏作品

俏皮话

-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很低调。
- 如果你容不下我,说明不是你的心胸太狭窄,就是我的人格太伟大。
- 不吃得饱饱的,哪有力气减肥啊!
- 年轻算什么?谁没年轻过?你老过吗?真是的。
- 见到我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帅也可以这么具体啊!

分享

甲:“下雨时,你愿意跟陌生人分享雨伞吗?”
乙:“我愿意,因为我往往就是那个不带伞的人。”

倒数的权威

初中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想把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但是忘了当时班里一共有多少人了。

大家都在苦思冥想的时候,一个同学说了句“54人,我非常确定!当时我总考倒数第一,第54名!”

大家一致认可,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